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鑪傳
第四回 得遺頌思出紅塵 改姓名去赴苦海

卻說弓長兩自從得了錢利重，又如使老錢一般，錢利重支不住也逃跑了。轉眼又是二三年。那日悶坐廳房，見梁頭上掛著一卷紙兒，只說是買地文約，昨年與人家爭山時就未曾尋著。取下來拆去了封皮，看了一眼，乃知是昔年苦海岸鑽雲洞的道士所遺《頌子》。因自想道：「當初那道士，說我不應在紅塵住腳，想必我不是紅塵中人，我何必在此勞攘？不如跳出紅塵，修真了道去罷。」因動了這個念頭，就一心向苦海鑽雲洞去哩，即便打點行李，查看家中物件，無可挾帶以防身者，只見妝鈿鑪在那裡放著。他想：「此物雖殘淡無光，還可在人前賣弄得過。」遂即收拾包裹了，並不令他妻子知道，暗暗的帶著妝鈿鑪，出門訪道去了。尋訪多時，不知苦海鑽雲洞在何處。一日走在一座山上，坐著納悶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這一生，叫我這名字把我累住了，名叫弓長兩，所以再不能通達，不如將名字改了罷。」正想算改名字，忽然抬頭，看見一棵老柏樹新發了幾枝嫩葉兒，遂說：「就改做柏生發罷。」自此以後，就成了柏生發了。遂起來，又往前走，看見那山中景致，好不淒涼。但見：

黑霧迷空，烏煙罩地。不見奇獸臥幽林，見了些精督猴跳澗尋壑；不聞俊鳥聲，上下只聽得口油蟲高叫溪沼。寒號蟲聲音凍死，杜鵑鳥只說難熬。

柏生發正自觀玩，忽見一人滿面春風，作歌而來。歌曰：

遠觀山水，年年相似；近睹韶光，歲歲不同。花開引蝶自至，人窮親戚自疏。酒肉朋友，日會三千；急難之中，百無一二。嗟嗟！時來誰不來，時去誰不去。

柏生發即迎而問曰：「動問老兄，有一苦海鑽雲洞，可知道在何處否，」那人道：「你問他為何？」柏生發曰：「我去投丟清祖師學道。」那人道：「長兄貴姓高名，」柏生發略沉吟吟道：「我姓柏，名生發。」因而遂亦問道：「長兄貴姓高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名經過，字必改。我是才從那苦海鑽雲出來的。」柏生發又問道：「到那裡還有多少路程，」經過道：「還有□萬八千里。」柏生發問道：「前邊是甚麼山？」經過道：「是累頭山。過了那山，卻有幾處難過的。有棍嶺、迷瞪波、擺浪崗、風月林，這叫四大險。過了這些所在，就是苦海鑽雲洞了。別哩雖有些山，都還好過。」二人作別，柏生發即向累頭山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錢利重，不受使喚。悶沉沉，胡思亂想，一心攀上苦海岸欲防身，無物件，少不得收拾了妝鈿鑪。改名易姓去鑽雲，那怕□萬有八千累頭山，自此經過。不知不覺，還歷四大險。

江湖散人曰：時光轉眼已三年，利重去了又無錢。長兩忽成柏生發，覓路直上苦海岸。